七夕节小区突发大火，肩挑两房的老公寡嫂被困在家中，生死一线。

作为社区消防队长的他本该第一时间救援，却被我赌气反锁在28楼家中。

等他赶到火场，钟欣早就被烧成一具干尸。

寡嫂死后，老公七天七夜没合眼，人暴瘦了一大圈。

所有人都说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这个罪魁祸首。

可从那以后，他却把我宠上了天，甚至辞掉了消防队长的职务，陪我开起了流浪猫救助站。

他说要用一辈子的援救为钟欣祈福积阴德，我含泪答应了。

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从军区领养了一只退役功勋犬。

结婚纪念日那天拍全家福，他非要拉功勋犬一起，我当场提出离婚。

沈毅红着眼眶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放弃了一切围着你转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”

我别过脸，声音发颤：“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才必须离婚。”

“沈毅，我们放过彼此，各自安好吧。”

1、

“苏晚，你瞎说什么呢！”

沈毅双目通红，紧紧攥起的指关节泛着苍白。

“我是不是平日太纵容你了，才让你敢这么放肆地作践我的心意？还是说你外面有人了！”

“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，要一辈子和我相互扶持，那些承诺都是哄骗我的吗？”

在座的亲戚一片哗然，我的婆婆更是按捺不住。

“苏晚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沈毅对你还不够爱吗？当初因为你闹脾气欣欣没被救下，小毅不但没有怪你，还宠爱你，为了给你安全感，多些时间陪你，他舍弃了所有围着你转，陪你弄这个流浪猫救助站，你到底还想他怎么样？”

他妹妹也是脸色阴沉，“当初是谁哭着喊着嫁给毅哥，毅哥可怜你娶了你，对你疼爱有加，可你反倒把婚事当游戏，说离就离？！”

我却一脸坚定：“你们不必再说了，这事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沈毅的身躯晃了一下，眼中的光彩黯淡下去。

若是过去，他流露出半点失落都会让我揪心。

可现在，我望着他那副痛彻心扉的模样，内心毫无波澜。

他眼眶发红，用力喘着粗气，身形有些不稳。

“晚晚，你还在怪我放不下欣欣，是不是？”

“可死者为大，嫂子已经不在了，我现在只想和你安稳过日子。”

“我把所有的心神都放在你身上，细致入微地照料你，我究竟要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我？”

“我一个有消防员职业洁癖的人，却为你当了铲屎官。”

他解开衬衫的袖扣，崭新的衣袖上沾染了星星点点的褐色印记，那是下午给一只病猫喂药时喷溅的呕吐物。

瞬间，职责的目光齐刷刷看向了我。

“你说猫舍的通风系统不好，我马上找人设计了全套新风设备，你说流浪猫的口粮需要升级，我用退役补贴订购了三年的进口猫粮，就连你随口提到想给那只叫‘煤球’的黑猫做个大爬架，我都亲自画图找木工连夜赶制，这些还不够表明我的诚意吗？”

2.

旁边的亲戚立刻开始帮腔，表妹皱着眉说：“晚姐，沈毅哥对你的好，我们可都瞧见了，上个月你发烧，他刚参加完社区消防演习，累得站都站不稳，半夜三点还爬起来给你物理降温，那份着急不是装的吧？你真的无动于衷？”

“就是说啊，”婆婆用筷子敲了敲碗沿，“小毅连大队长都不当了，跟着你在这里喂猫，那双于危难中救命的手，却为了你窝在一个动物救助站铲屎铲尿，为你牺牲了那么多，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，这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？”

我挪开视线，对沈毅说：“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你找时间签字吧。”

他猛然抬头，眼中的红血丝像要裂开：“是因为我陪你的时间还不够？还是因为我没把名下所有资产都给你？你说，只要你不离开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”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沈毅，声音没有起伏：

“用不着，既然你那么宝贝那只功勋犬，那你下半辈子就跟它一起过吧。”

沈毅身形一滞，脸上是难以置信的神情。

“说了半天，你是在跟一只狗计较？”

“你怎么那么狭隘，追风立下战功却伤痕累累，我多关心下难道有错吗？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我，但我没有动摇。

“那确实是我的疏忽，这个月我确实把太多心思放在了追风身上，冷落了你，但这也是情非得已，因为追风的战后创伤应激很严重。”

“我也想让专业的训犬师来带，但它的情况很特殊，它好像只信赖我，你是知道的！”

沈毅压下心头的火，耐着性子解释。

提到那只名叫追风的功勋犬，我的心底泛起一阵寒气。

沈毅有很强的秩序感和洁癖，从前我收养的猫连他的书房都不能进，可这一个月来，他几乎都和那只狗待在一起，甚至亲手为它调制营养餐、做心理疏导，家都很少回。

上个星期我去给他送换洗衣物，隔着院子的栅栏，看见他正蹲在草坪上。

他神情专注地对着追风说话，那只平日里警惕性极高的功勋犬，正温顺地将头枕在他的膝上，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呼噜声。

“大嫂属狗，我明白你只是想弥补心中的遗憾。”我语气平淡，“所以我成全你，离婚协议就在那，办好手续就行。”

沈毅的表情彻底僵住，似乎没料到我如此坚决。

他猛地起身，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顿，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下。

“你瞎说什么，和大嫂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我怎么做才肯留下？你说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！”

我轻轻推开他的手，目光扫过一屋子费解的亲人。

“我就是突然觉得倦了，厌了，这个婚必须离。”

3.

我公公猛地一拍桌子，茶杯都震翻了：“苏晚你反了天了！”

“你今天要是敢走，以后就别再进我们沈家的门！”

“爸，您不用拿这个威胁我，您清楚我的脾气，我认定的事，谁也改变不了，这没有商量的余地。”

说完，我不再看满屋子或愤怒或失望的眼神，径直朝门外走去。

沈毅望着我决绝的背影，忽然用沙哑的嗓音喊：“晚晚，别走，求你了，我哪里做得不好我马上改，我不能没有你……”

我脚步未停，只留下一句：“省省吧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记得在协议上签字。”

第二天，我到救助站收拾个人物品时，沈毅已经等在了门口。

他眼下的乌青比昨晚更深，手里还拎着我常吃的那家三明治。

“晚晚，我买了你爱吃的早餐，还是热的。”

看到我，他立刻迎上来，“我们回家说，别让志愿者们看笑话。”

我没理他，直接走向里面的办公室。

刚到门口，就遇到几个相熟的志愿者在打扫卫生，看到我和跟在后面的沈毅，都露出了然的笑容。

“晚姐早！沈毅哥又陪你来啦？”一个年轻的志愿者小李打趣道，“我真是羡慕死了，沈毅哥简直把你当女儿宠。”

另一位资深志愿者也附和：“就是啊苏晚，你看沈毅哥多在乎你，我要是有这么个一心一意对我好的丈夫，做梦都要笑醒！”

沈毅趁机拉住我的手腕，声音里带着恳求：“晚晚，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救助站资金紧张吗？我已经联系了市慈善总会，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，中午就签约，你说的事我都会办到，以后我都听你的好不好？”

我甩开他的手，从包里拿出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：“很感谢你对救助站的付出，但这和我们离婚是两件事。”

沈毅叹了口气，眼神里全是落寞与不解。

“晚晚，”他等我收拾东西时，又递上一盒温好的牛奶，“我刚和社区主任聊过，他说我们救助站申请的那个特殊病猫隔离区的补贴批不下来，我已经把我爸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卖了，钱下午就到账，全部投到这个项目里。”

旁边正在喂猫的志愿者们都惊呆了：“真的假的？沈毅哥这也太伟大了！”

沈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希冀：“只要是你想做的事，我都支持，我们不离婚好吗？你要是不喜欢这里，我们就把救助站关了，我重新回去当消防员。”

我没有接牛奶，视线投向不远处那个独立的犬舍：“我听小李说，你昨晚又在犬舍里守了一夜？”

沈毅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：“我……你也知道，追风的情况很特殊，离不开人，不然它会自残，我不能看着它……”

“你昨天晚上忙到没时间回我一个信息，却能整夜陪着一条狗？”我打断他，语气平静，“沈毅，你不用再演了，既然你这么宝贝那条狗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”

4.

我话音刚落，旁边正在给猫咪剪指甲的志愿者就看不下去了：“晚姐，你这话也太过分了吧？沈毅哥昨晚守着追风也是因为担心它啊，那可是立过功的英雄犬，精神状态不稳定，好让人心疼，沈毅哥毕竟是消防员，用专业方法安抚它，甚至晚上舍不得睡觉寸步不离守着，多让人感动啊。”

老志愿者也跟着说：“是啊晚晚，沈哥对追风好，不也是爱屋及乌吗？他这是想融入你的生活啊，你看看他，一个功勋消防员，现在天天在咱们这儿铲猫砂、清猫舍，那双手都变粗了，他的手可是救过很多人命的！””

负责人正好巡查过来，听到我们的争执，立刻过来打圆场：“苏晚啊，沈毅对你的心意，我们全站的人都看在眼里，要我说，你就别再闹别扭了。”

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夫妻俩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？沈毅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，你就别揪着一只狗不放了，你看他眼睛都红了，昨晚肯定又是一夜没睡，心里想的全是你啊。”

沈毅的眼圈立刻更红了，他走过来，声音哽咽：“晚晚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离开你我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
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绒布盒子，里面是一对猫爪形状的耳钉，肉垫的位置是粉色的宝石。

“这是我找人专门做的，你不是一直喜欢猫咪？我让他们照着做的，你戴上试试，好不好？”

周围的志愿者们纷纷发出惊呼：“天啊沈毅哥也太细心了！这个耳钉好可爱！”

“晚姐你快收下吧，沈毅哥都这样了，你再拒绝真的太不应该了。”

我看着那对耳钉，又看了看沈毅满是血丝的眼睛和一脸的恳切，依旧冷漠地摇头：“我不要。”

沈毅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连嘴唇都变得苍白。

他踉跄一步，声音发抖：“为什么……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！”

负责人王主任皱起眉头，语气带了些责备：“苏晚，你就因为他多关心了一下追风，就要闹成这样？这个理由太说不通了，还是你有什么别的原因？”

志愿者们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不解。

小李急得不行，“沈毅哥这段时间为救助站做了多少事？光是卖房子的钱就够我们撑好几年了，他图什么？不就是图你能开开心心跟他过日子吗？”

指责声、劝解声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早就打印好的协议，轻轻放在桌上：“王主任，这是我的救助站法人变更协议，我已经签字了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全权交给沈毅负责。”

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。

沈毅的瞳孔骤然紧缩，他死死地盯着那份协议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你……你为了躲我，连你最爱的事业都不要了？”

“我已经联系好了市里的动物保护协会，那边正好有岗位空缺。”

我避开他的视线，声音平静又坚决，“沈毅，我们之间的问题，不是你改不改就能好的，是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。”

“离婚协议我也签了字，就在办公室桌上，你考虑清楚了，就签了寄给我。”

沈毅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了。

他忽然低低地笑起来，笑声里满是苍凉，他抬手揉了揉脸，声音沙哑得像在沙地上摩擦：“好……我签。苏晚，你够狠，我放你走。”

沈毅签字的第三天，他卖房投建的“晚风流浪动物之家”举办开放日活动，地点就在救助站的新址。

王主任邀请我作为创始人代表上台发言，我知道沈毅在期待这个时刻，但我还是去了。

我本想让彼此保留最后的体面。

但现在看来，有些毒瘤，必须当众切除。

沈毅穿着一身崭新的休闲装站在台上，他看到我时眼底闪过一丝喜悦，随即又换上温柔包容的笑容：“晚晚，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。”

我扫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志愿者小李在一旁小声议论。

“有些人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沈毅哥这么好的人，她也舍得。”

“可不是，我们这些志愿者，他都给我们求了开光的平安符，对他前妻肯定更好。”

我看了看，在场的每个志愿者脖子上都挂着一个样式古朴的香囊。

我低头发出一条消息，目光落在不远处临时搭建的互动区。

那里正在展示救助站的明星动物，那条名叫追风的功勋犬此刻正安静地趴在沈毅脚边，看起来异常温顺。

开放日活动到了颁奖环节，王主任把我推上台：“下面有请我们社区的爱心市民，动物之家的创始人，苏晚和沈毅上台，接受我们的锦旗！”

我笑吟地接过话筒，说出了一句和感谢词风马牛不相及的话。

“大家不是都好奇我为什么非要离婚吗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沈毅和那条狗，存在肮脏关系！”

——付费——

5.

台下瞬间像热油里泼了冷水，议论声嗡嗡作响。

“苏晚是疯了吧？在开放日上说这种胡话？”小李抱着手臂，眼神里全是轻蔑，“为了条狗闹离婚还不够，还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他泼脏水？”

旁边的志愿者连忙拉了她一下，却挡不住其他人的窃窃私语。

“沈毅哥对她那么好，投了全部身家建这个动物之家，还给我们每个人都求了平安符，她怎么就这么不知足？”

“人和狗能有什么仪式，苏晚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？”

“追风多可怜啊？自己想离婚，非要拉一条功勋犬垫背，也太恶毒了。”

王主任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说：“苏晚！有什么事我们私下说，今天这么多市民和媒体在，别影响救助站的形象！”

他的手紧紧扣住我的胳膊，语气里满是警告，“阿毅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你就算有情绪，也不能在这种场合毁了他的名声。”

沈毅也从台上走下来，眼底深处藏着一丝慌乱，脸上却依旧是那副委屈的表情：“晚晚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我，但我们的私事能不能回家再说？别在这里破坏大家的心情，行吗？”

他的声音温和得像在哄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不知情的人见了，只会觉得是我在没事找事。

我挣开王主任的手，握着话筒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：“有些真相，今天必须让大家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沈毅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带着一丝不易察服的紧绷，“就因为我近期把精力多放在了追风身上？它有严重的战后创伤，我照顾它有错吗？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对英雄的敬意，没想到……”

他眼中的血丝仿佛更浓了，望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“被最亲近的人误解的悲痛”。

台下立刻骚动起来，小李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：“晚姐你真的太过分了！是追风的情况特殊，只有沈毅哥懂专业的心理疏导，他才亲力亲为的，你怎么能拿这个污蔑他？”

旁边的志愿者也跟着说：“就是啊，哪有人因为一条狗离婚的？沈毅哥对我们多好啊，光是送我们的这些平安符，都是从很灵的寺庙里求来的呢！”

“我看你就是想找个理由，沈毅哥这么好的人你都不珍惜？我看你也配不上他！”

就在这时，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，我爸妈脸色铁青地走了进来。

我妈一看到我就气得发抖，脖子上那个平安符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，想不注意都难。

看着我爸妈脖子上和志愿者们同款的平安符，我的心彻底冷了下去。

“你这个搅家精！我们接到电话就来了，婚都离了，你还想把老苏家的脸丢到哪里去？”

我爸爸也黑着脸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厌恶：“你这么不明事理！阿毅对你多好？上次你妈生病，他跑前跑后比你这个亲女儿都勤快，你倒好，就为了一条狗，把自己的家给毁了。”

6.

他抬手让我看了一眼他脖子上的平安符，“就算你们分开了，人家阿毅还想着我们的身体，连这特制的安神符都给我们备了一份，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珍惜？”

“这平安符是他昨天给你们的吧？”我看着他们脖子上的香囊，声音没有一丝温度，“他说这是高僧加持过的，能静心安神，让你们时刻戴着。”

我下意妈妈识地捏紧了香囊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还是强硬地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这证明阿毅孝顺！你别想转移话题，赶紧给阿毅道歉！”

沈毅恰到好处地走过来，扶住我爸爸胳膊，语气温和又充满委屈：“爸妈你们别生气，晚晚可能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没事的，我不怪她，只要她能开心就好。”

他这番表演更是将我衬托成了一个偏执又恶毒的疯子。

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，同情沈毅的、指责我的、看热闹的目光交织成一张网，将我困在中心。

“果然是找借口离婚，拿一条狗做文章也太荒唐了！”

“沈毅哥这脾气也是绝了，换我早就报警抓她寻衅滋事了。”

沈毅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，他轻声说：“晚晚，我知道你可能对追风有偏见，它只是一条无辜的狗，我们能不能别让它来承担这些？有什么不满你直接冲我来。”

我看着他这副虚伪的嘴脸，又扫过周围所有人或愤怒、或鄙夷、或失望的眼神，忽然笑了。

他们都以为我在胡搅蛮缠，以为我是因为嫉妒一条退役功勋犬而毁掉婚姻的偏执狂。

但他们不知道，那个犬舍的通风系统，二十四小时都在吹送着特制的熏香，不知道沈毅每个深夜都会独自进去，对着那条狗反复播放钟欣生前的录音，更不知道，他们身上佩戴的平安符，会慢慢侵蚀他们的意志！

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越过人群，落在远处互动区里那条看似温顺的功勋犬身上。

“如果我说，那不是普通的狗呢？而是沈毅用来复活他嫂子的工具呢？”

我的话像一颗炸雷在人群中引爆，所有人都用看精神病的眼神看着我。

“苏晚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”小李尖叫道，“那是战功赫赫的功勋犬，怎么可能是钟欣？你为了诋毁沈毅哥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？”

王主任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指着我气得嘴唇哆嗦：“你……你太让我失望了！马上给我下来！”

我爸妈更是急得快要昏过去，我婆婆捂着胸口：“造孽啊！你这是要把我们沈家的名声都败光了才甘心吗？什么狗什么嫂子的，你是不是工作不顺心精神出问题了？”

沈毅的瞳孔猛地一缩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：“晚晚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不能编造这种谎言。”

“嫂子几个月前就因为意外过世了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，你怎么能拿逝者开玩笑？”

“意外过世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将话筒对准他，“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，她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敢不敢说你为什么放弃大好前程，非要在这里守着一条狗？”

7.

沈毅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强装平静：“是火灾中的一氧化碳中毒，和这条狗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养它只是……只是出于对英雄的敬意。”

“敬意？”我步步紧逼，“你敬的是它，还是想通过它，把钟欣的影子重新召回来？”

“你以为没人知道，你用了南洋那边的‘换魂术’，钟欣弥留之际，你就找来这只刚退役的功勋犬，用药物和仪式将她的残魂锁在狗的身上，等到今天人最多阳气最旺的时候，就用我的身体做媒介，让她在你身边重生，对不对？”

台下还有人骂我胡说八道，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

“你们以为沈毅送你们平安符真的是在乎你们的健康？你们都被他当成了棋子！”

我指着众人脖子上的香囊：“这些东西看着普通，其实里面都混了能让人意志消沉的‘迷迭草’！你们最近是不是都觉得精神不济，容易疲劳，那是因为你们的精神力正在被这个所谓的救助站法阵吸收！”

人群里顿时响起一片吸气声，有人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脖子，脸上露出将信将疑的神色。

小李却立刻反驳：“你胡说！这平安符明明很安神，我戴着睡觉都踏实多了！”

她说着还故意晃了晃脖子上的香囊。

“是不是胡说，拆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目光扫过人群，“谁愿意打开看看？看看里面装的究竟是经文还是害人的东西？”

没人动作，毕竟这些东西都是沈毅的心意，更没人愿意相信这种荒诞的说法。

沈毅松了口气，嘴角勾起一丝嘲弄：“苏晚，收起你这套疯话吧，这种鬼故事骗不了人。”

就在这时，我妈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，她手里的一个平安符被我快步上前一把夺过，用力扯开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去，只见散落的干花草中，赫然有一小撮剪下来的人类头发，用一根红线紧紧缠绕着！

“这……这不是钟欣生前的黄色长发吗！”我妈失声喊道。

那缕头发，我认得清清楚楚！

“真……真有东西！”有人颤抖着声音喊。

我妈吓得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，脸上满是惊恐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里面有这个……”

人群瞬间炸了锅，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。

有人慌乱地想扯掉香囊，却发现绳结打得异常死，怎么也解不开。

“我的香囊取不下来！”

“我也是！这绳子怎么回事？”

“苏晚说的是真的，这东西有问题，我最近总是犯困！”

质疑和恐惧取代了先前的指责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盯着自己身上的香囊，看向沈毅的眼神也充满了警惕。

我爸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拼命地拉扯香囊，手都在发抖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毅，你快解释啊！”

沈毅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，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，他死死地盯着地上的头发，嘴唇嗫嚅着：“不……不是这样的……是她陷害我……香囊里怎么会有头发……”

“怎么不会？”我走到互动区的围栏前，看着里面那条突然变得焦躁不安的功勋犬，它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属于动物的困惑，“钟欣，你被他禁锢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看看了。你以为靠着这些旁门左道就能换一种方式存在？你以为用别人的精神健康换你的苟延残喘很公平？”

功勋犬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，那声音竟带着几分压抑的痛苦，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场面吓得连连后退。

8.

就在这时，会场入口传来一阵清脆响亮的军哨声，伴随着一声声中气十足的口令，一个身穿旧式军装、腰杆笔直的老人迈步走来。

他朝我点了点头：“苏晚同志，我没迟到吧。”

众人不自觉地让出一条路，老班长径直走到围栏前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发亮的军用口哨，看也不看，便吹出了一串复杂而急促的音节。

原本在围栏里焦躁呜咽的功勋犬突然身体一震，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唤醒，眼神里的困惑瞬间变为警惕，喉咙里发出准备攻击的低吼。

“刘班长！您快救救我们！”王主任认出了这位军区里有名的训犬专家，仿佛看到了救星，快步跑过去，他脖子上的香囊正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腻气味。

老班长并未理会旁人，只是盯着功勋犬，沉声说道：“以救助之名，行控制之事，用功勋动物为媒介，借旁人精神力为引，强行扭曲动物心智，此等亵渎忠诚的伎俩，早已违背道义。”

他转头望向沈毅，眼神锐利如鹰，“你可知此举会玷污多少荣誉？可知被你利用之人，轻则精神萎靡，重则认知错乱？”

沈毅面色惨白如雪，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老班长继续吹着口哨，小李突然尖叫一声，她脖子上的香囊绳结毫无征兆地松开，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从中流出一股褐色的油状液体，散发出怪味。

紧接着，人群里接二连三地响起绳结松脱的声音，我公婆脖子上的香囊也应声而落，香囊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像是在宣告一场阴谋的破产。

“孽畜！”老班长忽然低喝一声，从军用水壶里倒出一点清水，屈指一弹，水珠精准地打在了追风的鼻尖上，“服役时的使命还记得吗！还不回归本心！”

功勋犬发出一声响亮而清醒的吠叫，那声音充满了力量，再无半分迷茫。

一道微不可见的黑气从狗的头顶冒出，在空中扭曲成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，依稀能看出是钟欣的模样。

它怨恨地盯着老班长，却被那军犬响亮的吠叫声震得连连后退，最终化为一缕青烟，消散不见。

围栏里的追风站了起来，抖了抖毛，眼神恢复了军犬应有的清澈和警惕。

“欣欣——！”沈毅猛地扑到围栏前，双手死死地抓着铁丝网，眼泪喷涌而出，“是我没用，是我没能把你留下来……”

我冷冷地看着沈毅：“事到如今，你终于肯承认了，你养这条狗，甚至卖房建这个救助站，根本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拿我的精神，甚至所有关心你的人的精神，来给你死去的嫂子陪葬！”

他抬起头，通红的双眼望着我，声音嘶哑而绝望，“是，都是我干的，欣欣的心脏不好，我眼睁睁看着她在火场里咽气，我恨啊，所以我查遍了偏方，找到了这个法子，想让她回来……”

“我知道这样会伤害你，会伤害大家，但我已经疯了，我不能没有欣欣……”

他瘫倒在地，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发出野兽般的哀嚎，“我以为只要收集够了精神力，她就能借助追风的灵性重新凝聚意识，我不是没有后悔过，可我停不下来，晚晚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……”

人群里一片死寂，之前同情沈毅的人都面露恐惧，那些被吸取了精神力的志愿者更是满脸后怕。

小李看着地上断裂的香囊和恢复正常的追风，冲上来给了沈毅一记耳光。

“你真是个变态！为了一个死人居然想拉着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实验！”

沈毅眼神空洞地瘫坐在地上，任由众人唾骂。

老班长收起水壶，看着失魂落魄的沈毅：“生死有命，强求无益，你今天种下的恶果，要用一辈子的代价去偿还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那清亮的口哨声渐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

我看着这一地狼藉，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有一片彻底的寒冷，这场用偏执和生命编织的荒唐戏，终于落幕了。

9.

我刚走出那片混乱的场地，就被王主任追上，他脸上满是尴尬和后怕：“苏晚，是我老糊涂了，之前还一直说你任性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这群人恐怕都要被那个疯子害惨了，这救助站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鬼地方。”

他郑重地向我道了个歉，“我代表社区向你道歉，也谢谢你救了我们大家。”

志愿者们也围了过来，小李红着眼圈走到我面前：“晚姐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不该帮着沈毅那个混蛋说话，还……还说那些难听的话，我真是瞎了眼。”

她脖子上的红印还没消，那是香囊绳结勒出的痕迹，“要不是你揭穿他，我可能精神衰弱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后面的话被哽咽声代替，其他志愿者也纷纷表达着歉意，眼神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感激。

我父母走过来时，脚步还有些虚浮。

我母亲拉住我的手，她整个人都在后怕：“晚晚，是爸妈对不起你，我们老眼昏花，被沈毅那个畜生的表面功夫骗了，还一直骂你不懂事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”

她抹着眼泪轻声说：“以后爸妈再也不干涉你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”

我父亲站在一边，沉重地吐出一口气，声音沙哑：“是爸看走眼了，让你吃了这么多苦，爸跟你保证，以后有爸在，没人再敢让你受半点委屈。”

我看着他们满是自责的样子，摇了摇头：“都过去了，你们也是被蒙在鼓里的，不怪你们。”

阳光落在身上，驱散了先前的阴冷，心里那片冻结的湖水终于有了一丝暖流。

沈毅的结局很快就传来了，他因涉嫌非法使用管制类精神药品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，最终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。

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没有提及那些怪力乱神之事，沈毅也全程保持沉默，只是在法庭上眼神空洞，最终被依法收监。

听人说，他的父母因为无法承受邻里的指指点点，很快就卖掉了房子，搬去了别的城市，再也没有消息。

而那条名叫追风的功勋犬，最终被老班长带回了军犬疗养基地，我悄悄去探望过一次，它正和战友们在草地上撒欢，再也没有了那天的阴郁。

几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国家紧急救援中心的正式录用通知。

离开的那天，志愿者们都来送我，小李塞给我一个她亲手缝制的护腕：“晚姐，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，以后我们会在新闻里看你和你的功勋犬！”

王主任也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份社区的表彰信：“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，你是我们社区的骄傲，带着它，也算是个念想。”

出发那天，我父母帮我收拾着行囊，眼里虽然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自豪：“到了那边好好干，家里有我们，不用分心。”

到了基地后，每天的生活就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搜救犬协同训练，日子艰苦却充满了使命感。

偶尔，我会想起沈毅和钟欣的悲剧，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精神囚禁阴谋，但心里已没有了恨意，只剩下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过去的释然。

就像我身边这只新分配的预备搜救犬，在一次模拟地震救援中，它成功地从废墟下找到了目标，用响亮的吠叫宣告着一个生命的希望。

（完结）